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三〇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130).....	1
通过议程.....	1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8)：	
(a)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噶尼喀、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和桑给巴尔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674)；	
(b)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第一〇七八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5658和Corr. 1和Add. 1-3)；	
(c) 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报告(S/5621和S/5717).....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三十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 A. A. 乌谢尔先生(象牙海岸)。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 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30)

1. 通过议程。
2.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8)：
 - (a)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噶尼喀、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也门和桑给巴尔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674)；
 - (b)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第一〇七八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5658和 Corr. 1和 Add. 1-3)；

(c) 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报告(S/5621和 S/5717)。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共和国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所造成的南非种族冲突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8)；

(a)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缅甸、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锡兰、乍得、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塞浦路斯、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坦噶尼喀、泰国、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

也门和桑给巴尔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674)

- (b) 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第一〇七八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报告(S/5658 和 Corr.1 和 Add.1-3)
- (c) 特别委员会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报告(S/5621 和 S/5717)

1.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以前关于这项问题的决定，我邀请马达加斯加、印度尼西亚、印度、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巴基斯坦和突尼斯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L. 拉科托马拉拉先生*（马达加斯加）、*L. N. 帕拉尔先生*（印度尼西亚）、*L. N. 梅农夫人*（印度）、*C. B. 罗杰斯-赖特先生*（塞拉利昂）、*J. 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V. A. 哈姆达尼先生*（巴基斯坦）和 *T. 萨利姆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巴巴先生**（摩洛哥）：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九日的会议上（第一一二八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S/5761），¹ 敦促南非政府：

“停止处决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行为而被判处死刑的人；

“立刻停止根据蛮横的种族隔离法令正在进行的审讯；并

“对一切因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而被监禁、被拘留或受到其他管制的人，特别是对里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告，一律予以赦免”。

3. 我那天说过，表决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既是政治性的又是人道主义的，我们本来希望，安理会的全体代表在对待这

¹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些由于他们的政治信仰而被宣告有罪并被判处徒刑的人们的问题上，能以团结宽让的态度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在表决结果宣布之后，我做了一个说明，其中说道：

“最后，我们希望，刚才我们这里的那几张弃权票不会成为鼓励比勒陀利亚当局坚持错误，继续对这些南非政治活动家采取不负责任的行动的根据。”（第一一二八次会议，第64段。）

4. 今天我们刚得到消息说，对八个非洲人物宣布了特别严酷的判决。他们被判处的不是死刑，而是在南非的监狱中渡过他们的余生。这些人向往的是为他们的人民服务，是要在正义、自由和尊严的条件下工作，而这一判决对他们的命运来说却是和死刑同样悲惨的。

5. 主席先生，如果你允许，我想借此机会宣读一下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刚刚发表的声明。声明如下：

“在比勒陀利亚经过里沃尼亚审判，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卢、艾哈迈德·卡斯拉达、戈文·姆贝基、丹尼斯·戈德堡、雷蒙德·姆拉巴、伊莱亚斯·莫措阿莱迪和安德鲁·姆兰格尼已被宣判无期徒刑。

“多少年来，这几位领导人一直奉行着种族合作、亲善与和平斗争的政策。这使得南非的解放运动成为当代最合乎道义和最对人负责的运动之一。面对着极端残酷的种族迫害，他们不屈不挠地反对种族主义；面对着连续不断的挑衅，他们始终如一地选择了理性的道路。

“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所联合的代表各种族的团体，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改变难以忍受的处境，并一直坚持了战斗的、非暴力的斗争政策。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使一切南非人不分种族、肤色或信仰，都能象同胞一样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并能享受同等权利的南非。

“为此目的，它们用尽了一切可行的办法：宣传，公开集会，请愿，罢工和罢选，呼吁，抵制。它们非常用心地教育人民，因此在长达四年

之久的叛逆罪的审讯中，公安人员根据亲眼所见一个接着一个自发地来证实它们在各种活动中都强调采用非暴力斗争的方法。

“但是最后，一切抵抗的途径都被堵死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团体被宣布为非法；他们的领导人被投入监狱，被流放或被迫转入地下。南非政府加紧了对南非人民的镇压，把它的清一色的白人议会作为使镇压合法化的工具，并利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强制推行这种‘合法’政策。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一个白种人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非洲人说话，政府就把他看作是叛徒。与此同时，偶发性的、难于控制的暴力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日趋频繁。人们自发地起来反对难以忍受的境遇的事件到处此伏彼起；其中许多活动日益带有种族斗争的性质。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来没有放弃过它的战斗的、非暴力斗争的方法，以及通过这一斗争过程在人民中间培养战斗精神的方法。可是，在白人顽固地拒绝放弃剥夺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南非人所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政策的情况下，谁也不能去责备为谋求正义而采取暴力手段的那些勇敢而正直的人们；既然他们是试图建立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来达到最终奠定和平及种族和睦的局面，也不能责怪他们。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竟被判了罪，长年关在南非的惨无人道的监狱里。这个国家实现种族合作的希望将同他们一块儿同归于尽。他们将留下领导的真空，这个真空只有仇恨和种族纷争来填补。

“他们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高的道德和伦理；而现在这种道德和伦理却被判处了永无天日的徒刑。他们的政策是和国际间最崇高的友爱及人道主义原则一致的，失去了他们的领导，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中，友爱和人道主义在南非将被一扫而空，不复存在。他们深信正义和理性；而现在他们被关押起来，正义和理性必将从南非的舞台上消失。

“这个呼吁是要营救这些人，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个人，而且是为了他们所维护的原则。我以正义、希望、真理与和平的名义向南非的两个最强大的同盟国英国和美国呼吁。我们以我们所相信的英国和美国所维护的原则的名义，呼吁这两个强国采取坚决行动，全面实行制裁，以迅速结束可恨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各地的人民、各地各级的组织和团体，立即行动起来，对南非实行制裁，使南非进行必要的根本改革，扭转局势，使其不至发展成为当代非洲最大的悲剧。”

6. 以上就是艾伯特·卢图利先生就刚刚公布的对几位南非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判决所发表的声明的全文。我是在非洲和南非人民这个悲痛的时刻来宣读这个声明的。

7. 哈耶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卓越的摩洛哥同事如此雄辩地讲述了他对这些身遭法律镇压的受害者所表示的沉痛、同情和声援，我愿意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的支持。摩洛哥代表宣读了卢图利先生的信，这对关于种族歧视问题的大辩论来说，是作出了进一步的贡献。所有在这个辩论中发过言的人都雄辩地谴责了南非共和国的种族主义政权，这表明并反映了他们国家的人民和全世界的舆论对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种族歧视制度的极大愤慨。

8. 联合国讲坛是反复发出这种全面谴责呼声的最适合的地方，因为联合国就是在全世界人民反对希特勒的野蛮、残酷和非人道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政权的历史性斗争中诞生的。还有一个制度和政权，它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当中有些人大家记得从前是与纳粹主义有牵连的，是纳粹主义的崇拜者和宣传者，而这些人现在又企图在非洲南部大陆上推行同样可恶的原则和方法，用最卑劣的方式对一千三百万人进行奴役、剥削和虐待，对待这样的制度和政权，联合国这个组织不能无动于衷。

9. 把这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相比，怎样也不会过分，这一点在关于种族隔离的辩论过程中许多知名人士早已谈到了。当年纳粹头子们为了征服欧洲人民，首先是东欧人民，制订了庞大的罪恶计划。在纽

伦堡国际法庭上这些计划的罪恶性质和它们的创始人一样受到了痛斥和谴责。欧洲人现在对实施这些计划的尝试记忆犹新；他们今天仍在注视着对纳粹罪犯进行着的审讯。就在这个时刻，南非的领导们又在执行这种计划了，其目的就是要掠夺和奴役非洲人民，使所有非洲人民在很多方面就象在希特勒德国的犹太人区和集中营里一样过着恐怖的生活。

10. 关于这一点，在关于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S/5621和S/5717〕²和秘书长的报告〔S/5658〕³中对那样一种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了许多例证。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化国家机器被用来为一种腐朽的和野蛮的思想服务，而且它是这样残酷地无孔不入，许多方面同希特勒的党卫军一样。

11. 在我以前发言的代表详尽地描绘了这个恐怖统治的许多方面，特别是警察和法庭的恐怖以及对非洲人的残酷折磨，这说明了那些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是所谓自由世界的成员，甚至是自由世界的斗士，而且实际上仍然被人这样看待的人，他们究竟怎样理解和怎样实现对个人尊严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尊重。

12. 此外，我还想指出另外一个方面的情况，即社会的和经济的歧视。这种歧视已经被提高到一个国家制度的高度，系统地实施着，它使整个一个国家的人民受到屈辱，强迫他们在缺乏营养的条件下过着奴隶般的生活，一批一批逐步走向灭绝。百分之六十八的人口被赶到百分之十三的土地上，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自然资源，这样就可以无限制地提供一支奴隶劳动的后备军。这些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他们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他们是一批后备劳动力，他们被迫过着比少数白人低十几倍的生活，他们没有机会受到比做奴隶更高的教育，遭受着穷困、饥饿和各种疾病的折磨。这种情景还能怎样去形容呢？

13. 与此有关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矿上劳动的非洲人的平均工资是白人的十五分之一，这甚至

²分别与 A/5692 及 A/5707 内容相同（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附件）。

³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比种族主义研究机关本身在研究中所确定的作为维持一个非洲工人的生命所绝对必需的最低生存水平还要低。非洲人在工厂和农村中的工资也是如此。而且，拿到这些微薄的工资还要比白人交纳更多的税。婴儿死亡率在非洲人中比白人中高八倍，而公家为每一个非洲小学生所支出的费用只有拨给一个白人小学生的十分之一。

14. 以上是补充说明了这个制度的一些特征。这个制度集中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一切最坏的东西：走向极端的殖民主义；种族歧视；为非白种人所设的警察国家集中营——这一切都有一个正统的议会作为幌子，是为少数有特权的白人服务的。这个制度被它的保护人作为西方文明的理想来介绍给全世界；这是一个有强烈反共的镇压法令和政策作保证的资本家投资的天堂。

15. 此外，南非种族主义者们的辩护之所以更加起劲，还因为他们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动分子公开的或秘密的支持。这些国家的代表在听到非洲国家和世界民主舆论的抗议声时，有时确实也批评种族隔离制度，可是，我们看到，这些批评只停留在口头上，甚至不敢大胆地告诉南非政府，说它不应当假借法律程序杀害非洲人民的领袖。

16. 尽管西方国家政府代表在联合国隐晦其辞地提出了那么一些批评，然而西方的资本家集团却在这些政府的同意下，而且往往是在这些政府的合谋下，与南非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关系。正如秘书长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通过不断增加投资促进了这个种族主义专制政权的繁荣和巩固。正是这些集团为镇压非洲人民和准备反对非洲国家的战争提供了最现代化的武器或制造这些武器的手段；与此同时，这些西方国家公开的反动政界的代表们并不掩盖他们对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赞赏的心情，也不掩盖他们对南非种族主义者沆瀣一气的关系，更不掩盖他们自己力图模仿这些实行愚民政策的反共勇士们的愿望。

17. 人所共知，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通过决议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谴责的同时，这个政权却在以增加投资的形式接受联合王国、美国、法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支持和鼓励。

18. 这种投资比例不断增加，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同南非扩大贸易，这是每一个对南非经济情况作过调查研究的有关机构以及特别委员会和专家小组都注意到了的。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使我们掌握了若干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事实和材料。我国代表团不打算重复我们大家已经在这些材料中所看到过的那些事实，我们只愿意提请安理会的同事们特别注意一下：在这些足以说明谁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际上站在一起的事例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之前的一般辩论中，我国代表团已经注意到，⁴就在联合国要求各会员国停止对南非政府的支持的时刻，波恩政府却批准了给予维沃尔德政府相当大的一笔贷款。非洲的报纸和公众舆论对这种紧密合作的种种迹象表示了理所当然的担心。因为照这么合作下去，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而又自认为不受联合国决议正式约束的波恩政府就得以继续、甚至加强大西洋联盟对这个南非殖民主义堡垒的支持。

19. 我还请大家注意一九六三年七月尼日利亚报纸就波恩同比勒陀利亚之间的原子协作及其对非洲大陆造成的危险所发表的一些看法。同年三月，加纳报纸也同样关切地提到，西德对非洲的军事渗透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如同各位杰出的非洲国家代表详细介绍过的南非共和国扩军备战的情况联系起来，就更加重要了。北大西洋联盟（它往往是各种各样的殖民主义者和反动派的后台）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增加对非洲和平的威胁，这是毋庸置疑的。南非政府通过大肆渲染它对于西方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和它的好战的反共政策，正在力图利用这种合作的一切机会把它自己同强大的西方集团捏合在一起。

20. 每一位发言人都恰当地谈到，经过对种族隔离制度为期十八年的讨论和谴责之后，现在联合国应该采取切实措施，迫使南非种族主义者尊重我们这个组织的决议，从而消除反动的残暴的种族主义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危险。

⁴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届，全体会议，第一二一一次会议，第107段。

21. 根据已经发表的讲话和特别委员会以及其他机构所得出的结论，我们大家在原则上一致同意，联合国的行动必须符合大会一七六一(十七)号决议所规定、一八九九(十八)号决议以及安理会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决议〔S/5386〕和十二月四日决议〔S/5471〕所重申的方针。这些决议要求安理会遵照宪章第四十一条的规定采取断然行动，以有效的施加压力的形式促使南非政府放弃它与非洲各国人民作对因而威胁到国际和平的政策。我国代表团同意那些要求采取适当的有效的经济措施的人们的意见。

22. 我们认为，安理会决不能无视非洲各国多次发出的呼吁，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一九六四年二月在拉各斯召开的非洲国家外长会议通过的决议，都明确地发出了这一呼吁。这一呼吁得到了世界舆论的一再肯定和支持。安全理事会不但完全有权利，而且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也有责任采取措施，确保我们联合国组织的威信受到尊重，同时防止发生一次发展下去不仅给非洲而且给全人类都会造成威胁的危机。

23. 今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有四十七个国家专家参加的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国际会议，在它的建议书中正确地指出（我们这里已经有人引用过这个建议书中的话），这些措施“政治上是适时的，经济上是可行的，法律上是恰当的。”〔S/5717，第74段。〕

24. 由于外国投资和对外贸易对南非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这样的措施是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的。秘书长的报告〔S/5658〕中谈到，由于这些因素掌握在相当少数国家的手里，这就可能会有助于促进这些措施的具体贯彻执行，特别是由于其中大多数国家已经具备了必要的工具。这里我指的是许多西方国家的法律中可以找到法律上和制度上的若干规定，早已容许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既然这个工具过去一向被利用来达到违反联合国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目的，诸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歧视，对古巴共和国的封锁，那么，它的存在就说明完全有可能为一个公正的积极的目的而采取同样的措施。这一个工具也同样可以恰如其分地用来为和平的利益、为符合联合国决议和宪章的目的而服务。

25. 这样看来，在实施这些措施的道路上，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障碍和解决不了的技术上或经济上的难题。真正的难题还是政治上的问题：必须促使那些同南非共和国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联系的大国政府，把它们自己从某些反动势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放弃它们同南非种族主义者秘密的或公开的合作关系，并按照它们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责任和义务行事，更要按照他们自己在这里所发表的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策，说它违反联合国宪章原则并危害国际和平的言论行事。

26. 在我国代表团方面，我们随时准备支持并投票赞成根据宪章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提出适当和有效措施的决议。这一立场反映了我国人民对各种种族主义表现一概进行谴责的态度。这一立场和我国政府一贯支持大会决议并按照决议行事的政策也是一致的。仅举一个例子，我们已关闭了在约翰内斯堡的总领事馆，这是我们在南非的唯一的官方代表机构。

27. 很自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旨在贯彻宪章原则以及厉行反对各种侵略性的种族主义的决议的有效措施。

28. 薛先生(中国)：自从上一次安理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辩论种族主义问题以来，南非的局势不仅远未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了。我国代表团对此深感遗憾。镇压行动与残暴行为已经愈演愈烈。今天早晨南非报纸关于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被判刑的报道表明，几天前安理会(一一二八次会议)通过的决议(S/5761)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如果这种可悲的情况再继续下去的话，将来在非洲大陆上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悲惨事件就很难说了。

29. 安理会的代表们并没有忽视这一事实，即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某些固定的看法，都有它敏感的问题和它不理智的地方。种族歧视在南非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世界各国并不指望南非当局一个晚上就完全改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但是，大家确实希望它能对联合国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合作，以此来表示它愿意履行它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所承担的义务。

30. 安理会认识到它所面临的极其艰巨而复杂的问题，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决议(S/5471)⁵实施部分第6段中曾要求秘书长成立一个由公认的专家所组成的小组，以便“研究通过全面地、和平地、有秩序地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来解决南非现状的方法”。

31. 我国代表团支持这一建议，因为我们认为，这一建议说明在解决这一个人间难题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建设性的一步。我们曾希望这一建议可以为有成效地相互交换意见开辟一条途径，从而消除一直在妨碍着联合国和南非政府之间一切有意义的交往的障碍。我们当时相信情况好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32. 遗憾的是南非政府却以相反的态度对此作出了反映。它拒绝接待秘书长指派的专家小组，并且把他们对南非的这次既定计划中的访问，看作是对这个共和国内政的“空前未有的蓄意干涉”。这样，专家小组也就无法到南非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专家小组便不得不在得不到南非当局合作的条件下来提出它的报告。如果S/5658号文件中的报告果真象南非常驻代表在他写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5723)⁶中所诡辩的那样，全是“不真实的、歪曲的报道和根据错误前提得出的错误结论”，那么，这只能怪南非当局自己。如果不是在报告公布之后去批评它，而是老早就进一步采取适当步骤同联合国进行合作，这样，对南非来说岂不更好更有用一些吗？

33. 需要在南非白人地区与非白人地区之间建立交往的迫切性，并不亚于需要在联合国与南非之间建立交往。我完全相信，专家小组的报告奠定了“南非的未来应由南非人民——南非的全体人民，通过自由讨论来安排这一基本原则。”(S/5658, 第8段。)

34. 为了使这一原则付诸实施，这个报告建议建立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国民大会。这个大会“将考虑所有参加者的观点和建议，为未来确定一条新的方针”(同上)。一位第五代南非白人，原开普敦大学法学院院长D. V. 考恩先生在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七日出版的一期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文章，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他说：

⁵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⁶同上，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除非南非各族人民和各重要的政治团体能够一起自由协商讨论，共同筹划他们未来的政府结构，否则，问题是不可能得到完满的最终解决的。许多南非人民——白人和非白人——现在仍然热切希望进行这种协商，并且希望最后能召开一个多种族的国民大会。”

35. 安全理事会对专家小组的这一建议应作最严肃认真的考虑。不过我国代表团认为，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议程不应该规定得过于死板，也不应该事先规定哪些问题应该讨论，哪些不应该讨论。问题的本质就是要灵活机动。用考恩先生的话来说，就是：

“……在现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让南非人民——全体南非人民去彼此进行协商，而不是去互相残害。这才是国际力量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方向。”

我认为这些话是很明智的。

36. 此外，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考虑专家小组的建议时，安理会应该注意务必进行细心研究，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一建议变成现实。专家小组似乎已经认识到，种族歧视在少数南非白人的习惯中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一下子拔除。现在还找不到轻而易举的办法。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完满地根本地解决种族隔离问题的办法。现在问题明摆在那里，事关重大，需要拿出足够的时间研究办法，进行解决。

37. 但是，这并不是说，联合国就可以放松对南非政府的压力，使它的政策有一个和平而有秩序的转变。相反地，联合国必须继续让南非政府毫不含糊地认清，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引起了广泛的愤慨和谴责，而且如果它不采取步骤改过迁善，悲剧和灾难将是不可避免的。

38.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要向特别委员会致敬，因为它很努力地完成了它的任务。联合国的忍耐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限度了。要求采取强制行动的呼声已经日益变得更为迫切了。

39. 一九六四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关于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的国际会议表明，如果这种制裁付诸实施，南非的经济确实将会变得多么脆弱。如果说安理会至今尚未采取这样的有力步骤，这是因为它相信还

依然有理由抱这样的希望，即事情还没有达到无可挽回的地步，而且联合国同南非政府之间，以及南非各部分之间还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对话。但是，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了。如果南非政府仍不作出积极的反应，如果它继续坚持它现在的态度，后果将是很可怕的。我们不相信南非政府会违反一切理性和常识而让事态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滑下去。

40. 主席：现在请塞拉利昂的代表发言。

41. 罗杰斯-赖特先生（塞拉利昂）：我今天所以要求发言，就是因为我看到，在这个可悲的南非种族隔离问题上，事情最近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对于一定会作出这样残酷的判决，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但我们对于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则深感遗憾。

42. 我有责任对今天上午摩洛哥代表的发言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支持。他在发言中提请安理会注意非洲的杰出人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声明。很遗憾，这样一个在国际上以温和闻名的人，竟然在环境的迫使下在声明中不得不作出那样一个呼吁。我们对这个呼吁表示声援。他恳求营救这些人，不仅仅是为了他们个人，而且是为了他们所维护的原则。我愿意把他的话重复一遍：

“我以正义、希望、真理与和平的名义，向南非的两个最强大的同盟国英国和美国呼吁。我们以我们所相信的英国和美国所维护的原则的名义，呼吁这两个强国采取坚决行动全面实行制裁，以迅速结束可恨的种族隔离制度。”

43. 很重要的一点是，因实行制裁而受到最大损害的将是非洲人，这是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的。非洲民族主义领袖卢图利酋长以非常清楚的语言要求实行制裁，认为这是摧毁种族隔离政策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希望安理会各国代表能对这个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并认识到，为了对付非洲大陆人类关系中这一可怕的危机，现在已经到了以人道主义的名义尽可能采取最强有力的行动的时候了。

44. 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

45. 主席：现在请印度代表发言。

46. 梅农夫人(印度): 主席先生, 当我们获悉在里沃尼亚审判中宣布了残酷无理的判决时, 你允许我借此机会来讲几句话, 为此我对你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觉得, 当南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普遍地坚持要求主持公道时, 如果我们不响应这一要求, 我们就是失职。

47. 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上宣读了卢图利酋长的扣人心弦的声明, 我们听了以后很受感动,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个声明应引起我们大家深切的关心和焦虑, 因为这个声明说明, 面对着联合国组织的一个成员的顽固态度, 我们显得是多么无能为力。

48. 我国代表团前几天(第一一二七次会议)在发言中指出, 全世界都在期待着联合国去纠正不公正的事, 期待着安理会去维持世界和平。因此, 想到种族隔离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变成了对国际和平的危害和威胁; 想到这一问题竟然听任暴力横行, 而且, 这种暴力行为本来是我们大家所厌恶的, 然而在南非种族政策的范围内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想到这一切, 就越发令人感到悲愁。

49. 今天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制裁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足以造成一种暴力行动一触即发的局面的问题, 这样的局面将是导致一个更严重局面的前奏。酋长的声明已明确地指出, 南非人民——不仅是黑人, 而且是各种肤色的人, 包括白人——经过四年的和平努力之后, 发现南非政府根本不懂得和平或和平方法, 而是决心采取不文明的非和平的方法。

50. 联合国主张和平, 主张和平谈判解决问题。如果这一点做不到, 那么大国——有责任维护和平的常任理事国, 它们的责任又是什么呢? 前两天, 当大家吁请某些常任理事国代表支持一下要求赦免被扣押的人的决议时, 这几位代表居然发表了一些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惊异的议论。他们忘记了, 历史上曾经有过由于公众的呼吁而收回原判的事例。有人说我们干涉南非的内政, 说我们在干预正当的司法程序。难道南非作为联合国会员国, 它没有责任坚守它自己的诺言和保证吗? 如果任何一个会员国搬出宪章第二条第七项来为它的非法行为、它的残酷法律、它践踏基本人权、提倡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等行为作辩护, 难道能

够认为它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吗? 如果联合国, 特别是安理会, 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持世界和平, 那对整个联合国, 特别是对安理会来说, 将是一个可悲的日子。

51.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 希望允许我国代表团提请安理会和在座的诸位代表注意南非局势的严重性, 而且迫切需要几个大国同投票赞成六月九日决议的七个国家代表一道, 同千百万人民一道, 共同为南非一千三百万人民的正义而呼吁。

52. 主席: 现在请利比里亚外交部长发言。

53. 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 在里沃尼亚审判中, 南非的法官根据由少数人所制定的本世纪以来最蛮横无理的法律对南非有色人进行了审讯并宣布了判决。这些少数人为了长期维持他们的统治, 不惜让人们遭受极大的苦难。可是, 在安理会上我们却听到有些人一方面讲种族隔离制度是可恶的, 另一方面却又宣称或暗示说什么联合国没有权力采取宪章中明文规定的合法措施来结束这种违反人道的罪行。此外, 有些常任理事国代表不但自己公然蔑视和抗拒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一切呼吁和决议, 似乎还附和南非的顽固态度, 不惜使他们自称所支持的联合国的权力和威信蒙受损失。联合国这个组织和一切其他机构一样, 它的权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无可争论的, 但是, 究竟是由于它的权力太有限, 以致不能采取有效的行动了呢, 还是由于某些国家缺乏促使联合国在这件事上采取有效行动的愿望呢?

54. 卢图利酋长就曼德拉、西苏卢等人的判决结果所发表的声明——这个声明已由摩洛哥代表宣读并载入记录——反映了全体非洲人民的感情。的确, 今天对非洲来说是悲惨的一天, 对南非少数白人统治者来说, 则是声名狼藉的一天。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都为南非政府最近所采取的不公正的行为而感到震惊。这一行为是它对那些反对恶毒的、违法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人们所进行的一连串压迫和镇压行为之一。今天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曼德拉等人, 现在显然已经被置于无声无息的地位。南非种族主义者指望用这样的办法使他们这些千百被奴役的南非人的领袖再也不会为反对经常落到头上的野蛮行径而发出抗议的呼

声。由于自己的政治信念而被宣判坐牢的并不仅仅是曼德拉和其他被判罪的人，而是一切追求平等、其唯一愿望就是享受自由、希望过上和平幸福生活的人们。可是，为人类这一崇高理想、为争取全人类兄弟般相处的理想而付出代价的，却是曼德拉、西苏卢等人。

55. 我们赞同卢图利酋长这位伟大的非洲人的激动人心的声明。我们吁请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代表们设法营救这些可能因长期受折磨和监禁而开始走向死亡的人们。我过去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完完全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56.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由于南非的爱国人士为了南非人民的神圣权利、自由和独立进行了斗争，对他们宣布了凶狠无比的判决。当全世界人民听到这个无法无天、专横残暴、完全无视人权和正义的新行动的消息时，都感到无比愤慨和切齿痛恨。

57. 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决议墨迹未干，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新的镇压罪行就又摆在了全世界的面前。

58. 我们完全赞同参加安理会会议的一些代表们所表示的深切的关怀和担心，他们发出了抗议和愤怒的呼声，今天他们又对南非共和国的战斗的爱国者们表示了支持。我们也完全赞同摩洛哥代表给我们宣读的艾伯特·卢图利的声明。安全理事会决不能无视这个声明中的呼吁，这是一个向世界各地一切人们的呼吁，特别是向南非最亲密的盟国——英国和美国的呼吁。

59. 面对这种任意的迫害，蛮横的审讯，残酷的监禁，要想保持缄默，保持中立，容忍回避或不表明立场，都是不可能的。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特别是那些对全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命运以及对世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不能而且不应当保持缄默。任何口头上的论证，法律上的诡辩，以及象前几次会议上我们从某些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包括常任理事国代表那里所听到的长篇大论，都不能证明采取不关心、不行动、不干预的立场是正确的。

60. 我们这里面对的是违反人道的滔天大罪——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联合国宪章要求我们大家，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尽我们的全力，来制止这种骇人听闻的无法无天的暴力镇压行为。

61. 南非政权最近这一蛮横暴行，只能被看作是对安全理事会和我们联合国组织的一次挑衅，安全理事会必须做出最坚决的反应。

62. 苏联代表团相信，安全理事会将以应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研究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并将做出决定，以彻底扭转长期遭受苦难的南非人民多年的悲惨境遇。

63. 主席：由于今天再没有人发言了，如果没有异议，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在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召开。

下午一时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销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